

正常即理想

□ 朱生坚

医生这个行业给社会的贡献可不只是治病救人,它还贡献作家,比如鲁迅,比如余华;还贡献歌手,比如罗大佑;还贡献漫画家,比如小林;还贡献“段子手”,比如张文宏——他让人安心,又让人开心,也许还让人痴心。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医生转身做艺术家,就像古话说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

同样有过学医经历的毛姆给出了答案。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在医生的行当里消磨几年更好的训练了。”虽然在律师的办公室里也可以了解人性,可是,在那儿,人会控制自己,会撒谎。但是在医生面前,不管脱不脱衣服,病人都是赤裸裸的。“大多数情况下,恐惧会击垮每一道防线,甚至虚荣心也会被它夺去力量。”用不着盘根问底,病人就会说出比医生想要知道的更多的东西。

说到这里,是不是应该把余华从上面的名单里删除呢?因为他原先是牙医,他的病人大概没有多少机会对他倾诉自己。再者,准确地说,鲁迅也没有真正做过医生,他只是做过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改行了。倘若毛姆所言真实不虚,那么,天晓得,要是鲁迅有几年行医经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更会犀利到什么程度——如此说来,没有当过医生的鲁迅,对

人性的洞察,确实有过人的禀赋。

说起鲁迅学医,我们都知道他自己讲述的一则轶事,就是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指出他(周树人君)所画的下臂解剖图上的一个错误:“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这里颇令人疑心,鲁迅在写作的时候,也许是记忆出错,也许是无意的——就像当初移动血管位置——借藤野先生的口,说出了自己原先的想法。我们有理由猜想,“穿衣服太模胡”“会忘记带领结”的藤野先生未必能想到,这位周树人君乃是顺从了自己的艺术冲动,为的是把血管画得“比较好看些”。医学不管好看不好看,而把解剖图故意画错了的美术爱好者注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在医院实习中的毛姆也有一个让他难忘的经历,就照原样抄在这里:

我记得有一次在解剖室,我和示教讲师一起复习人体构件,他问我某条神经是什么神经,而我不知道。他告诉了我,然后我提出异议,因为神经所在的位置不对。然而他坚持认为那就是我一直找却没有找到的那条神经。我抱怨这样的异常情况,他则笑着说,在解剖学上,不普通的也是正常的。当时我真是被惹恼了,但

是这句话印在了我的心底。从那以后我就被迫认识到,这句话适用于解剖学,对人而言亦然。正常是你只能极少发现的情形。正常是个理想。

这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鲁迅和毛姆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一个是审美上的理想主义,一个是认知上的理想主义。然而,医学或解剖学却是自然主义的。至于生活,按照毛姆的领悟,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人或多或少有些不正常,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如此;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理想的人。这是所谓“正常即理想”的第一层意思。由此,也要求我们调整对“理想”的认识,不要把理想放在遥远的未来,好像跟眼前的生活没有关系似的。所谓理想的生活,无非就是正常的生活,如此而已。只不过,悖谬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生活又或多或少是有些不正常的。正常的生活,就是理想的生活,它既不是遥不可及,而又总是会有所欠缺,带有一点不正常。而这就已经转到了“正常即理想”的第二层意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首位上海援鄂医生钟鸣接受视频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疫情过了之后您第一件事想做什么?”他想了想,眼睛有点红,把头往上仰了仰:“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

平等地过一个周末,然后重新体味一下过去每一天每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的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贵。”

我不知道这段话曾经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真的,说什么诗和远方,正常的生活已然来之不易,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它又是多么脆弱,简直不堪一击。然而,我不知道,等到疫情过去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还会真正体认“正常即理想”,而安住于当下。当然,这并不是让人放弃理想。如果毛姆所说的意思仅止于此,相当于把理想主义改写为正常主义、平庸主义,终究让人有点不甘心,让人觉得善则善矣,未尽美也。就在上面这段文字后面,我们看到,尽管毛姆一再让我们接受人的多样性,换言之,也就是接受人的不完美性,最后,他终于也说道:

我不认为说名人的缺点应当被忽略的人是对的,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了解它们。然后,尽管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和他们一样明显的缺点,我们也能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获得和他们一样的优点。

如此,也就是“正常即理想”的第三层意思,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希望把带有一些不正常的正常生活转变成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并且不断努力。

——摘自《文汇报》

社会

点滴

人生不过如此

□ 林语堂

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一样。如此理解人生,我们就会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晦暗也会随风而去。

——摘自《人生不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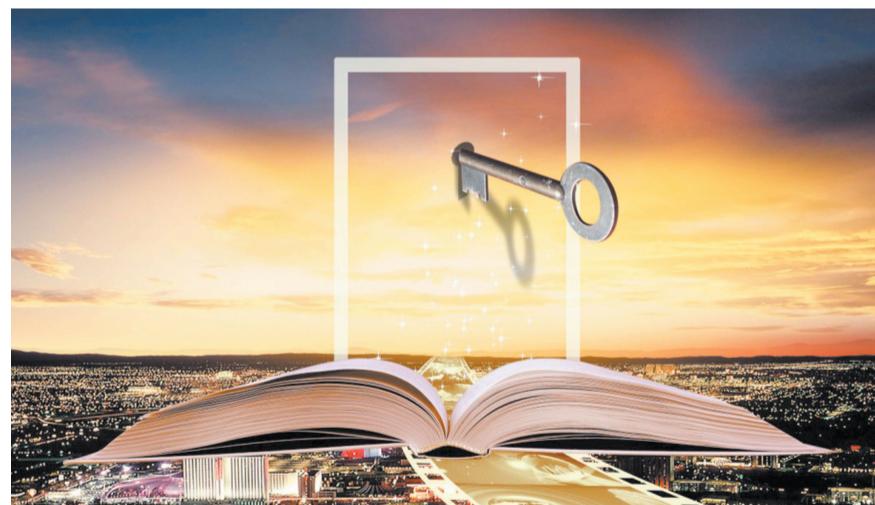
婚姻是什么

□ 老石

婚姻是责任,是担当,而不是比较。婚姻是牙齿与舌头的组合。组合前或许有或多或少的暗恋,或许有露骨的向往。组合成功后,以往的都是前尘往事,而不是选择的参考。

腻了是婚姻的常态。牙齿咬了舌头没人肯敲掉牙齿。婚姻也不十全十美,舌头碰牙司空见惯。突破底线的新鲜,瞬间陈旧,终究被柴米油盐打败。老生常谈的婚姻,才是人间不灭的烟火。

——摘自《读者》



成为问候高手

□ 米哈

日本生活学大师松浦弥太郎提倡的生活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纯朴和真诚之心去管理自己的生活。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知易行难,当要将这一原则推广到日常的各种行为,又成了我们不同的生活课。其中一课,听来简单,正是打招呼与问候。

松浦弥太郎说:“打招呼只需花几秒钟的时间,却也是一种沟通。在别人打招呼之前,先主动打招呼。‘成为问候高手’这句话必须当作座右铭。”这话固然有道理,尤其是在一年中跟人打招呼与问候最密集的新年。

农历新年,正是叙旧的日子——探访长辈,见见朋友。每一次的见面,当然会互相问候,但是也不见得人人都懂得如何问候。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个帖子,讲到了农历新年的问候禁忌,大概就是:对做生意的人,别问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对打工的人,别问薪水与职位;对研究生,别

问什么时候毕业;对单身女生,别问单身了多久;对未婚人士,别问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对已婚人士,别问什么时候生小孩儿,等等。

这些之所以成为了禁忌,我认为有一个共通点:这些问题,不是出于真诚的关心,而是源于八卦心理。那么,什么才是真诚的关心呢?我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原则:真诚的关心,是不会给对方造成尴尬的。

我们知道怎样的问题会令自己尴尬,也心知肚明怎样的问题会令别人尴尬。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都遇到过、听说过,只希望你没有问过,也不想问。然而,我不问别人,又如何防止别人问我呢?

让我们再回到松浦弥太郎的教导:我们要成为问候高手,而问候高手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别人打招呼之前,先主动打招呼”。先于别人的问候而问候,“先发制人”,主导真诚的沟通。

——摘自《大公报》

人生

别抱怨收获太少

□ 张君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勃姆进入柏林一家五金店做事,这家店的薪水很低,所以员工们都很懒,只有勃姆工作非常勤奋,同事们经常嘲笑他“愚蠢”,但勃姆觉得既然在这里工作,就该把工作做好。

一次,有个顾客买了一大批五金工具,勃姆就主动帮忙把货装上汽车,这时下班时间刚好到了,同事们纷纷离店,只有勃姆主动提出跟着那个顾客回去卸货。他们开车去郊区的一个工地,途中,顾客的汽车陷进了一个泥坑里,勃姆就下来推车,等把车子推上来以后,勃姆的全身都弄脏了。半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工地上,工人们很快过来卸货,勃姆也没有闲着,他和工人们一起卸货并搬进工具房,直到这一切都完成后,那个顾客这才笑着问他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你的老板要求你的吗?”

“不,老板并没有要求我。”勃姆说。“那么,你的薪水很高吗?我想一定是薪水很高的人才愿意这样主动帮助顾客。”那个顾客又问。勃姆笑笑说:“不,我的薪水并不高,每个月只有五百马克。”那个顾客听后哈哈一笑说:“我想告诉你,我是利勃海尔机械公司的工程经理,我想要请你来利勃海尔公司工作,你愿意吗?你的薪水将会是你现在的五倍。”

勃姆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很快就成了德国利勃海尔机械公司员工。因为他辛勤肯干,没几年就升为了经理。他就是现任的利勃海尔总裁安德烈·勃姆先生。如今,他经常给人的忠告是:“永远不要抱怨你的收获太少,只要你愿意主动多付出一些,你的收获总有一天会变得比你的付出更多。”

——摘自《杂文选刊》

■ 稿邮箱:dtwbz1@163.com